

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 譯

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
百千萬劫難遭遇
我今見聞得受持
願解如來真實義

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（卷上）

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

如是我聞。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與大比丘僧滿足千人。菩薩摩訶薩十千人俱。
以大莊嚴而自莊嚴。皆悉已住不退轉地。
其名曰。彌勒菩薩。文殊師利菩薩。無礙辯
菩薩。不捨擔菩薩。與如是等大菩薩俱。
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摩訶薩。明相現時從其住

處來詣佛所。在外而立。爾時。尊者舍利弗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。大目犍連。摩訶迦葉。摩訶迦旃延。摩訶拘絺羅。如是等諸大聲聞。各從住處俱詣佛所。在外而立。佛知衆會皆悉集已。爾時如來從住處出。敷座而坐。告舍利弗。汝今何故於晨朝時在門外立。

舍利弗白佛言。世尊。文殊師利童真菩薩先

已至此住門外立。我實於後晚來到耳。

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。汝實。先來到此住處。欲見如來耶。

文殊師利即白佛言。如是。世尊。我實來此欲見如來。何以故。我樂正觀利益衆生。我觀如來如如相。不異相不動相不作相。無生相無滅相。不有相不無相。不在方不離方。非三世非不三世。非二相非不二相。非垢相

非淨相。以如是等。正觀如來利益衆生。
佛告文殊師利。若能如是見於如來。心無所
取亦無不取。非積聚非不積聚。
爾時。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。若能如是。如
汝所說。見如來者甚爲希有。爲一切衆生故
見於如來。而心不取衆生之相。化一切衆生
向於涅槃。而亦不取向涅槃相。爲一切衆生
發大莊嚴。而心不見莊嚴之相。

爾時。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摩訶薩語舍利弗言
。如是如是。如汝所說。雖爲一切衆生發大
莊嚴心。恒不見有衆生相。爲一切衆生發大
莊嚴。而衆生趣亦不增不減。假使一佛住世
若一劫若過一劫。如此一佛世界復有無量無
邊恒河沙諸佛。如是一一佛若一劫。若過一
劫。晝夜說法心無暫息。各各度於無量恒河
沙衆生皆入涅槃。而衆生界亦不增不減。乃

至十方諸佛世界亦復如是。一一諸佛說法教化。各度無量恒河沙衆生皆入涅槃。於衆生界亦不增不減。何以故。衆生定相不可得故。是故衆生界不增不減。

舍利弗復語文殊師利言。若衆生界不增不減。何故菩薩爲諸衆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常行說法。

文殊師利言。若諸衆生悉空相者。亦無菩薩

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亦無衆生而爲說法。何以故。我說法中無有一法當可得故。

爾時佛告文殊師利。若無衆生云何說有衆生及衆生界。

文殊師利言。衆生界相如諸佛界。

又問。衆生界者是有量耶。

答曰。衆生界量如佛界量。

佛又問衆生界量有處所不。

答曰衆生界量不可思議。

又問。衆生界相爲有住不。

答曰。衆生無住猶如空住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如是修般若波羅蜜時。當云何住般若波羅蜜。

文殊師利言。以不住法爲住般若波羅蜜。

佛復問文殊師利。云何不住法。名住般若波羅蜜。

文殊師利言。以無住相即住般若波羅蜜。
佛復告文殊師利。如是住般若波羅蜜時。是諸善根云何增長。云何損減。
文殊師利言。若能如是住般若波羅蜜。於諸善根無增無減。於一切法亦無增無減。是般若波羅蜜性相亦無增無減。
世尊。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則不捨凡夫法亦不取賢聖法。何以故。般若波羅蜜不見有法

可取可捨。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亦不見涅槃。可樂生死可厭。何以故。不見生死。況復厭離。不見涅槃。何況樂著。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不見垢惱可捨亦不見功德可取。於一切法心無增減。何以故。不見法界有增減故。世尊。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羅蜜。世尊。不見諸法有生有滅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世尊。不見諸法有增有減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世尊。不見諸法有勝如相。如來自覺一切法空是可證知。

世尊。心無憍取。不見法相有可求者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世尊。不見好醜。不生高下。不作取捨。何以故。法無好醜離諸相故。法無高下等法性故。法無取捨住實際故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是諸佛法得不勝乎。

文殊師利言。我不見諸法有勝如相。如來自覺一切法空是可證知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如是如是。如來正覺自證空法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是空法中當有勝如而可得耶。

佛言。善哉善哉。文殊師利。如汝所說是眞法乎。

佛復謂文殊師利言。阿耨多羅是名佛法不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佛所說。阿耨多羅是名佛法。

何以故。「無法可得」名阿耨多羅。文殊師利言。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不名法器。非化凡夫法。亦非佛法非增長法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復次。世尊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有法可分別思惟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於佛法不思惟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不也。世尊。如我思惟。不見

佛法。亦不可分別是凡夫法。是聲聞法。是辟支佛法。如是名爲無上佛法。

復次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凡夫相。不見佛法相。不見諸法有決定相。是爲修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欲界。不見色界。不見無色界。不見寂滅界。何以故。不見有法是盡滅相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作恩者。不見報恩者。思惟二相心無分別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是佛法可取。不見是凡夫法可捨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凡夫法可滅。亦不見佛法而心證知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善哉善哉。汝能如是善說甚

深般若波羅蜜相。是諸菩薩摩訶薩所學法印。乃至聲聞緣覺。學無學人亦當不離是印而修道果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若人得聞是法。不驚不畏者。不從千佛所種諸善根。乃至百千萬億佛所久植德本。乃能於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我今更說般若波羅

蜜義。

佛言。便說。

世尊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法是應住是不應住。亦不見境界可取捨相。

何以故。如諸如來不見一切法境界相故。乃至不見諸佛境界。況取聲聞緣覺凡夫境界。不取思議相。亦不取不思議相。不見諸法有若干相。自證空法不可思議。如是菩薩摩訶

薩。皆已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種諸善根。乃能於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。復次。修般若波羅蜜時。不見縛不見解。而於凡夫乃至三乘不見差別相。是修般若波羅蜜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已供養幾所諸佛。

文殊師利言。我及諸佛如幻化相。不見供養及與受者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今可不住佛乘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我思惟。不見一法。云何當得住於佛乘。

佛言。文殊師利。汝不得佛乘乎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佛乘者但有名字。非可得亦不可見。我云何得。

佛言。文殊師利。汝得無礙智乎。

文殊師利言。我即無礙。云何以無礙而得無

礙。

佛言。汝坐道場乎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一切如來不坐道場。我今云何獨坐道場。何以故。現見諸法住實際故。

佛言。云何名實際。

文殊師利言。身見等是實際。

佛言。云何身見是實際。

文殊師利言。身見如相。非實非不實。不來

不去。亦身非身。是名實際。

舍利弗白佛言。世尊。若於斯義諦了決定。

是名菩薩摩訶薩。何以故。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相。心不驚不怖不沒不悔。

彌勒菩薩白佛言。世尊。得聞如是般若波羅蜜具足法相。是即近於佛坐。何以故。如來現覺此法相故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得聞甚深般若波羅

蜜。能不驚不怖不沒不悔。當知此人即是見佛。

爾時。復有無相優婆夷白佛言。世尊。凡夫法。聲聞法。辟支佛法。佛法。是諸法皆無相。是故於所從聞般若波羅蜜。皆不驚不怖不沒不悔。何以故。一切諸法本無相故。

佛告舍利弗。善男子善女人若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。心得決定。不驚不怖不沒不悔。

當知是人即住不退轉地。若人間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。信樂聽受歡喜不厭。是即具足檀波羅蜜。尸波羅蜜。羸提波羅蜜。毘梨耶波羅蜜。禪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。亦能爲他顯示分別如說修行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觀何義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文殊師利言。我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我不住佛乘。云何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。如我所說即菩提相。

佛讚文殊師利言。善哉善哉。汝能於是甚深
法中巧說斯義。汝於先佛久種善根。以無相
法淨修梵行。

文殊師利言。若見有相則言無相。我今不見
有相亦不見無相。云何而言以無相法淨修梵
行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見聲聞戒耶。

答曰。見。

佛言。汝云何見。

文殊師利言。我不作凡夫見。不作聖人見。
不作學見。不作無學見。不作大見。不作小
見。不作調伏見。不作不調伏見。非見。非
不見。

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。汝今如是觀聲聞乘。

若觀佛乘當復云何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不見菩提法。不見修行菩提及證菩提者。

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。云何名佛。云何觀佛。文殊師利言。云何爲我。

舍利弗言。我者但有名字。名字相空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是如是。如我但有名字。佛亦但有名字。名字相空即是菩提。不以名字

而求菩提。菩提之相無言無說。何以故。言說菩提二俱空故。

復次。舍利弗。汝問云何名佛。云何觀佛者。不生不滅。不來不去。非名非相。是名爲佛。如自觀身實相。觀佛亦然。唯有智者乃能知耳。是名觀佛。

爾時。舍利弗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。非初學菩薩所能了知。

文殊師利言。非但初學菩薩所不能知。及諸二乘所作已辦者亦未能了知。如是說法。無能知者。何以故。菩提之相。實無有法而可知故。無見無聞。無得無念。無生無滅。無說無聽。如是菩提。性相空寂。無證無知無形無相。云何當有得菩提者。

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。佛於法界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不也舍利弗。何以故。世尊即是法界。若以法界證法界者即是諍論。

舍利弗。法界之相即是菩提。何以故。是法界中無衆生相。一切法空故。一切法空即是菩提。無二無分別故。

舍利弗。無分別中則無知者。若無知者即無言說。無言說相。即非有非無非知非不知。一切諸法亦復如是。何以故。一切諸法不見

處所決定性故。加逆罪相不可思議。何以故。諸法實相不可壞故。如是逆罪亦無本性。不生天上不墮地獄亦不入涅槃。何以故。一切業緣皆住實際。不來不去非因非果。何以故。法界無邊無前無後故。是故舍利弗。若見犯重比丘不墮地獄。清淨行者不入涅槃。如是比丘非應供非不應供。非盡漏非不盡漏。何以故。於諸法中住平等

故。

舍利弗言。云何名不退法忍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不見少法有生滅相。名不退法忍。

舍利弗言。云何復名不調比丘。

文殊師利言。漏盡阿羅漢。是名不調。何以故。諸結已盡更無所調故名不調。若過心行名爲凡夫。何以故。凡夫衆生不順法界。是

故名過。

舍利弗言。善哉善哉。汝今爲我善解漏盡阿羅漢義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是如是。我即漏盡眞阿羅漢。何以故。斷求聲聞欲及辟支佛欲。以是因緣故名漏盡得阿羅漢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諸菩薩等坐道場時。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。

文殊師利言。菩薩坐於道場。無有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。如菩提相無有少法而可得者。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無相菩提誰能坐者亦無起者。以是因緣不見菩薩坐於道場。亦不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菩提即五逆。五逆即菩提。何以故。菩提五逆無二相故。無學。無學者。無見。無見者。無知。無知者。

無分別。無分別者。如是之相名爲菩提。見五逆相亦復如是。若言見有菩提而取證者。當知此輩即是增上慢人。爾時。世尊告文殊師利。汝言我是如來。謂我爲如來乎。文殊師利言。不也。世尊。我謂不是如來爲如來耶。無有如相可名爲如。亦無如來智能知於如。何以故。如來及智無二相故。空爲

如來但有名字。我當云何謂是如來。佛告文殊師利。汝疑如來耶。文殊師利言。不也。世尊。我觀如來無決定性無生無滅。故無所疑。佛告文殊師利。汝今不謂如來出現於世耶。文殊師利言。若有如來出現於世者。一切法界亦應出現。佛告文殊師利。汝謂恒沙諸佛入涅槃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諸佛一相不可思議。

佛語文殊師利。如是如是。佛是一相——不思議相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佛今住世耶。

佛語文殊師利。如是如是。

文殊師利言。若佛住世。恒沙諸佛亦應住世。何以故。一切諸佛皆同一相——不思議相。不思議相無生無滅。若未來諸佛出興於世。

一切諸佛亦皆出世。何以故。不思議中無過去未來現在相。但衆生取著。謂有出世。謂佛滅度。

佛語文殊師利。此是如來。阿羅漢。阿鞞跋致菩薩所解。何以故。是三種人間甚深法。能不誹謗。亦不讚歎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是不思議法。誰當誹謗。誰當讚歎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如來不思議。凡夫亦不思議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凡夫亦不思議耶。佛言。亦不思議。何以故。一切心相皆不思議。

文殊師利言。若如是說。如來不思議。凡夫亦不思議。今無數諸佛求於涅槃徒自疲勞。何以故。不思議法即是涅槃。等無異故。文殊師利言。如是凡夫不思議。諸佛不思議。

。若善男子善女人久習善根。近善知識。乃能了知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欲使如來於衆生中爲最勝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我欲使如來於諸衆生爲最第一。但衆生相亦不可得。

佛言。汝欲使如來得不思議法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欲使如來得不思議法。而於諸

法無成就者。

佛告文殊師利汝欲使如來說法教化耶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我欲使如來說法教化。而是說及聽者皆不可得。何以故。住法界故。法界衆生無差別相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汝欲使如來爲無上福田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來是無盡福田。是無盡相。無盡相即無上福田。非福田非不福田。是名

福田。無有明闇生滅等相。是名福田。若能如是解福田相。深植善種亦無增減。佛告文殊師利。云何植種不增不減。

文殊師利言。福田之相不可思議。若人於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議。如是植種名無增無減。亦是無上最勝福田。

爾時。大地以佛神力。六種震動現無常相。一萬六千人皆得無生法忍。七百比丘。三千

優婆塞。四萬優婆夷。六十億那由他六欲諸天。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

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（卷上）

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

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

爾時。阿難從座而起。偏袒右肩。右膝著地。白佛言。世尊。何因緣故。如是大地六種震動。

佛告阿難。我說福田無差別相。故現斯瑞。往昔諸佛亦於此處。作如是說福田之相利益衆生。一切世界六種震動。

舍利弗白佛言。世尊。文殊師利是不可思議。何以故。所說法相不可思議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如是如是。如舍利弗言。汝之所說實不可思議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不可思議不可說。思議亦不可說。如是思議。不思議性俱不可說。一切聲相非思議亦非不可思議。

佛言。汝入不思議三昧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不也。世尊。我即不思議。不見有心能思議者。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。我初發心欲入是定。而今思惟。實無心相而入三昧。如人學射。久習則巧。後雖無心。以久習故。箭發皆中。我亦如是。初學不思議三昧，繫心一緣。若久習成就。更無心想。恒與定俱。

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。更有勝妙寂滅定不。

文殊師利言。若有不思議定者。汝可問言。更有寂滅定不。如我意解。不可思議定尚不可得。云何問有寂滅定乎。

舍利弗言。不可思議定不可得耶。

文殊師利言。思議定者是可得相。不可思議定者不可得相。一切衆生實成就不思議定。何以故。一切心相即非心故。是名不思議定。是故一切衆生相及不思議三昧相等無分別。

佛讚文殊師利言。善哉善哉。汝於諸佛久殖善根。淨修梵行。乃能演說甚深三昧。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羅蜜中。

文殊師利言。若我住般若波羅蜜中。能作是說。即是有想。便住我想。若住有想我想中者。般若波羅蜜便有處所。般若波羅蜜若住於無。亦是我想。亦名處所。離此二處——住無所住。如諸佛住。安處寂滅。非思議境界

。如是不思議。名般若波羅蜜住處。般若波羅蜜處——一切法無相。一切法無作。般若波羅蜜即不思議。不思議即法界。法界即無相。無相即不思議。不思議即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。法界無二無別。無二無別即法界。法界即無相。無相即般若波羅蜜界。般若波羅蜜界即不思議界。不思議界即無生無滅界。無生無滅界即不思議界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來界及我界即不二相。如是修般若波羅蜜者。則不求菩提。何以故。菩提相離。即是般若波羅蜜故。

世尊。若知我相而不可著。無知無著是佛所知。不可思議——無知無著即佛所知。何以故。知體本性無所有相。云何能轉法界。若知本性無體無著者。即名無物。若無有物。是無處所——無依無住。無依無住即無生無滅。

無生無滅即是有爲無爲功德。若如是知則無心想。無心想者。云何當知有爲無爲功德。無知即不思議。不思議者是佛所知。亦無取無不取。不見三世去來等相。不取生滅及諸起作。亦不斷不常。如是知者是名正智。不思議智如虛空。無此無彼不可比類。無好惡無等等無相無貌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若如是知名不退智。

文殊師利言。無作智名不退智。猶如金鎚。先加鎚打。方知好惡。若不治打。無能知者。不退智相亦復如是。要行境界。不念不著無起無作。具足不動不生不滅。爾乃顯現。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言。如諸如來自說已智。誰當能信。

文殊師利言。如是智者。非涅槃法。非生死法。是寂滅行。是無動行。不斷貪欲瞋恚愚

癡。亦非不斷。何以故。無盡無滅。不離生死。亦非不離。不修道。非不修道。作是解者名爲正信。

佛告文殊師利言。善哉善哉。如汝所說深解斯義。

爾時。摩訶迦葉白佛言。世尊。於當來世。若說如是甚深正法。誰能信解如聞受行。

佛告迦葉。今此會中比丘。比丘尼。優婆塞

。優婆夷得聞此經者。如是人等於未來世。若聞是法必能信解。於甚深般若波羅蜜乃能讀誦信解受持。亦爲他人分別演說。譬如長者失摩尼寶憂愁苦惱。後若還得。心甚歡喜。如是迦葉。比丘。比丘尼。優婆塞。優婆夷等亦復如是。有信樂心。若不聞法則生苦惱。若得聞時信解受持。常樂讀誦甚大歡喜。當知此人即是見佛。亦即親近供養諸佛。

佛告迦葉。譬如忉利天上波利質多羅樹。苞初出時。是中諸天見是樹已皆大歡喜。此樹不久必當開敷。若比丘。比丘尼。優婆塞。優婆夷得聞般若波羅蜜。能生信解亦復如是。此人不久亦當開敷一切佛法。於當來世。有比丘。比丘尼。優婆塞。優婆夷聞般若波羅蜜。信受讀誦心不悔沒。當知是人已從此會聽受是經。亦能爲人聚落城邑廣說流布。

當知是人佛所護念。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中。有能信樂無疑惑者。是善男子善女人於過去諸佛。久已修學殖衆善根。譬如有人以手穿珠。忽遇無上眞摩尼寶。心大歡喜。當知是人必已曾見。如是迦葉。若善男子善女人修學餘法。忽然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。能生歡喜亦復如是。當知此人已曾聞故。若有衆生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。心能信受生大歡喜

。如是人等亦曾親近無數諸佛。從聞般若波羅蜜已修學故。譬如有人先所經見城邑聚落。後若聞人讚歎彼城所有園苑。種種池泉華果林樹。男女人民。皆可愛樂。是人聞已即大歡喜。更勸令說是城園苑。衆好嚴飾。雜華池泉。多諸甘果。種種珍妙一切愛樂。是人得聞。重甚歡喜。如是之人皆曾見故。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聞般若波羅蜜。信心聽受能

生歡喜。樂聞不厭而更勸說。當知此輩已從文殊師利。曾聞如是般若波羅蜜故。迦葉白佛言。世尊。若將來世。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。信樂聽受。以是相故。當知此人亦於過去佛所曾聞修學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佛說諸法。無作無相。第一寂滅。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如是諦了斯義。如聞如說。爲諸如來之所讚歎。不

違法相是即佛說。亦是熾然般若波羅蜜相。亦名熾燃具足佛法。通達實相不可思議。佛告文殊師利。我本行菩薩道時修諸善根。欲住阿鞞跋致地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衆生心界皆悉同等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文殊師利。欲學一切佛法具足無礙。當學般

若波羅蜜。

欲學一切佛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。相好威儀無量法式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式及諸威儀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。是空法中不見諸佛菩提等故。

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無疑惑者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。般若波羅蜜——不見

諸法若生若滅若垢若淨。是故。善男子善女人應作如是學般若波羅蜜。

欲知一切法無過去未來現在等相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。法界性相無三世故。

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。心無罣礙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欲得三轉十二行法輪。亦自證知而不取著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欲得慈心遍覆一切衆生而無限齊。亦不作念有衆生相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欲得於一切衆生不起諍論。亦復不取無諍論相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欲知是處非處。十力無畏。住佛智慧得無礙辯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爾時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我觀正法無爲無相。無得無利。無生無滅。無來無去。

無知者。無見者。無作者。不見般若波羅蜜。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境界。非證非不證。不作戲論。無有分別。一切法無盡離盡。無凡夫法。無聲聞法。無辟支佛法。佛法。非得非不得。不捨生死不證涅槃。非思議非不思議。非作非不作。法相如是。不知云何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爾時。佛告文殊師利。若能如是知諸法相。

是名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若欲學菩提自在三昧。得是三昧已。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諸佛名字。亦悉了達諸佛世界無有障礙。當如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中學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何以故名般若波羅蜜。

佛言。般若波羅蜜無邊無際。無名無相。非思量。無皈依。無洲渚。無犯無福。無晦無

明。猶如法界無有分齊亦無限數。是名般若波羅蜜。亦名菩薩摩訶薩行處——非處非不行處悉入一乘。名非行處。何以故。無念無作故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當云何行。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言。文殊師利。如般若波羅蜜所說行。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有一行三昧。

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。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文殊師利言。世尊。云何名一行三昧。

佛言。法界一相。繫緣法界。是名一行三昧。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。當先聞般若波羅蜜。如說修學。然後能入一行三昧。如法界緣不退不壞。不思議。無礙無相。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。應處空閒。捨

諸亂意不取相貌。繫心一佛專稱名字。隨佛方所端身正向。能於一佛念念相續。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。何以故。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。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不思議佛法等無分別。皆乘一如成最正覺。悉具無量功德無量辯才。如是入一行三昧者。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。阿難所聞佛法。得念總持辯才智慧。於聲聞中雖爲最勝。猶

住量數則有限礙。若得一行三昧。諸經法門一一分別。皆悉了知決定無礙。晝夜常說智慧辯才終不斷絕。若比阿難多聞辯才。百千等分不及其一。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。我當云何逮得一行三昧——不可思議功德無量名稱。佛言。菩薩摩訶薩。當念一行三昧常勤精進而不懈怠。如是次第漸漸修學。則能得入一行三昧。不可思議功德作證。除謗正法。不

信惡業重罪障者。所不能入。

復次。文殊師利。譬如有人得摩尼珠示其珠師。珠師答言。此是無價真摩尼寶。即求師言。爲我治磨。勿失光色。珠師治已。隨其磨時。珠色光明映徹表裏。文殊師利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學一行三昧。不可思議功德無量名稱。隨修學時知諸法相。明達無礙功德增長亦復如是。

文殊師利。譬如日輪光明遍滿無有減相。若得一行三昧。悉能具足一切功德無有缺少亦復如是。照明佛法如日輪光。

文殊師利。我所說法皆是一味。離味。解脫味。寂滅味。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。其所演說亦是一味。離味。解脫味。寂滅味。隨順正法無錯謬相。

文殊師利。若菩薩摩訶薩得是一行三昧。皆

悉滿足助道之法。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次。文殊師利。菩薩摩訶薩不見法界有分別相及以一相。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議。是菩提中亦無得佛。如是知者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。不生驚怖亦不疑惑。如是忍者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以如是因速得阿耨

多羅三藐三菩提耶。

佛言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不以因得。不以非因得。何以故。不思議界。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。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如是說不生懈怠。當知是人已於先佛種諸善根。是故比丘。比丘尼聞說是甚深般若波羅蜜。不生驚怖。即是從佛出家。若優婆塞優婆夷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。心不驚怖。即是成就真

皈依處。

文殊師利。若善男子善女人不習甚深般若波羅蜜。即是不修佛乘。譬如大地一切藥木皆依地生長。文殊師利。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。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羅蜜而得增長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不相違背。

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此閻浮提城邑聚落。當於何處演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今此會中。若有人聞般若波羅蜜。皆發誓言。於未來世常得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從是信解。未來世中能聽是經。當知此人不從餘小善根中來。所能堪受聞已歡喜。

文殊師利。若復有人從汝聽是般若波羅蜜。應作是言。此般若波羅蜜中。無聲聞。辟支佛法。佛法。亦無凡夫生滅等法。

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若比丘。比丘尼。優婆塞。優婆夷來問我言。云何如來說般若波羅蜜。我當答言。一切諸法無諍論相。云何如來當說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。不見有法可與法諍論。亦無衆生心識能知。復次。世尊。我當更說究竟實際。何以故。一切法相同入實際。阿羅漢無別勝法。何以故。阿羅漢法凡夫法。不一不異故。

復次。世尊。如是說法。無有衆生已得涅槃。今得。當得。何以故。無有決定衆生相故。文殊師利言。若人欲聞般若波羅蜜。我當作如是說。其有聽者。不念不著。無聞無得。當如幻人無所分別。如是說者是眞說法。是故聽者莫作二相。不捨諸見而修佛法。不取佛法。不捨凡夫法。何以故。佛及凡夫二法相空。無取捨故。若人問我當作是說。如

是安慰如是建立。善男子善女人應如是問。作如是住。心不退不沒。當如法相隨順。般若波羅蜜說。

爾時。世尊歎文殊師利。善哉善哉。如汝所說。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見諸佛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欲親近諸佛如法供養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若欲言如來是我世尊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若言如來非我世尊。亦應學

如是般若波羅蜜。若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若欲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亦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若欲成就一切三昧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若欲不成就一切三昧。亦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。無作三昧無異相故。一切法無生無出故。

若欲知一切法假名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

若欲知一切衆生修菩提道。不求菩提相。心不退沒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。一切法皆菩提相故。

若欲知一切衆生行非行相。非行即菩提。菩提即法界。法界即實際。心不退沒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

若欲知一切如來神通變化。無相無礙亦無方所。應學如是般若波羅蜜。

佛告文殊師利。若比丘。比丘尼。優婆塞。優婆夷欲得不墮惡趣。當學般若波羅蜜一四句偈受持讀誦。爲他解說。隨順實相。如是善男子善女人。當知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則住佛國。若聞如是般若波羅蜜。不驚不畏。心生信解。當知此輩佛所印可。是佛所行大乘法印。若善男子善女人學此法印。超過惡趣。不入聲聞辟支佛道。以超過故。

爾時。帝釋三十三天以天妙華。優鉢羅華。拘物頭華。分陀利華。天曼陀羅華等。天梅檀香及餘末香。種種金寶。作天伎樂。爲供養般若波羅蜜。并諸如來及文殊師利。以散其上。作是供養已。願我常聞般若波羅蜜法印。釋提桓因復作是願。願閻浮提善男子善女人。常使得聞是經。決定佛法皆令信解。受持讀誦爲人演說。一切諸天爲作擁護。

爾時。佛告釋提桓因言。憍尸迦。如是如是。善男子。善女人當得決定諸佛菩提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是受持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得大利益功德無量。爾時以佛神力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。佛時微笑放大光明。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文殊師利白佛言。世尊。即是如來印般若波羅蜜相。

佛言。文殊師利。如是如是。說般若波羅蜜已。皆現此瑞。爲印般若波羅蜜故。使人受持令無讚毀。何以故。無相法印不可讚毀。我今以是法印令諸天魔不能得便。佛說是已。爾時諸大菩薩及四部衆聞說般若波羅蜜。歡喜奉行。

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（卷下）

◎ 本經出自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8卷。編號：二六二
頁數：第七二六頁

補充資料

大般若經第七 曼殊室利分 之一（大正二二〇經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薄伽梵在室羅筏住逝多林給孤獨園，與大苾芻眾百千人俱，皆阿羅漢，唯阿難陀猶居學地，舍利子等而爲上首。復與菩薩摩訶薩眾十千人俱，皆不退轉功德甲冑而自莊嚴，慈氏菩薩、妙吉祥菩薩、無礙辯菩薩、不捨善軛菩薩而爲上首。

曼殊室利童子菩薩明相現時出自住處，詣如來所，在外而立。具壽舍利子、大伽多衍那、大迦葉波、大採菽氏、滿慈子、執大藏，如是一切大聲聞僧，亦於此時各從住處，詣如來所，在外而立。

爾時，世尊知諸大眾皆來集已，從住處出，敷如常座結跏趺坐，告舍利子：「汝今何故於晨朝時在門外立？」

時，舍利子白言：「世尊！曼殊室利童子菩薩先來住此，我等後來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而故問曼殊室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實先來至此住處，爲欲觀禮親近佛耶？」

曼殊室利前白佛言：「如是！世尊！如是！善逝！何以故？我於如來觀禮親近常無厭足，爲欲利樂諸有情故實先來此。世尊！我今來至此處親近禮敬觀如來者，專爲利樂一切有情，非爲證得佛菩提故，非爲樂觀如來身故，非爲擾動真法界故，非爲分別諸法性故，亦不爲餘種種事故。我觀如來即真如相無動無作、無所分別無異分別、非即方處非離方處、非有非無、非常非斷、非即三世非離三世、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、無染不染、無二不二，心言路絕。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觀於如來，名真見佛，亦名禮敬親近如來，實於有情爲利樂故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作是觀爲何所見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作是觀都無所見，於諸法相亦無所取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童子！汝能如是觀於如來，於一切法心無所取

亦無不取，非集非散。」

時，舍利子謂曼殊室利言：「仁能如是親近禮敬觀於如來，甚爲希有！雖常慈愍一切有情，而於有情都無所得；雖能化導一切有情令趣涅槃，而無所執；雖爲利樂諸有情故擯大甲冑，而於其中不起積集、散壞方便。」

時，曼殊室利白舍利子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尊所說，我爲利樂諸有情故，擯大甲冑令趣涅槃，實於有情及涅槃界所化、所證無得無執。又，舍利子！非我實欲利樂有情擯大甲冑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界無增無減。假使於此一佛土中，有如苑伽沙數諸佛，一一皆住爾所大劫，晝夜常說爾所法門，一一法門各能度脫爾所佛土諸有情類，悉皆令入無餘涅槃。如此佛土有如是事，餘十方面各如苑伽沙等世界亦復如是。雖有爾所諸佛世尊，經爾所時說爾所法，度脫爾所諸有情類，皆令證入無餘涅槃，而有情界亦無增減。何以故？以諸有情自性離故、無邊際故不可增減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曼殊室利！若諸有情自性離故、無邊際故無增減者，何緣菩薩求大菩提欲爲有情常說妙法？」

曼殊室利言：「舍利子！我說有情都不可得，何有菩薩求大菩提欲爲有情常說妙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！諸法畢竟不可得故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若諸有情都不可得，云何施設諸有情界？

曼殊室利白言：世尊！有情界者但假施設。

曼殊室利！設有問汝：有情界者爲有幾何？汝得彼問當云何答？

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如佛法數，彼界亦爾。

曼殊室利！設復問汝：有情界者其量云何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

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有情界量如諸佛境。

曼殊室利！設有問言：諸有情界爲何所屬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

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彼界所屬如佛難思。

曼殊室利！設有問言：有情界者爲何所住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

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若離染際所應住法，即有情界所應住法。

曼殊室利！汝修般若波羅蜜多爲何所住？

世尊！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住。

曼殊室利！無所住者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

世尊！我由無所住故能修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汝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善、於惡何增何減？

世尊！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善、於惡無增無減。

世尊！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亦無增減。

世尊！般若波羅蜜多出現世間，不爲增減一切法故。

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爲棄捨異生等法，不爲攝受一切佛法。

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爲捨法、得法故起。

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爲厭離生死過失，不爲欣樂涅槃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修此法者不見生死，況有厭離！不見涅槃，況有欣樂！

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見諸法有劣有勝、有失有得、可捨可取。

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得諸法可增可減。所以者何？非真法界有增有減。

世尊！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復次世尊！

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增不減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

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生不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

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見增減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

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見生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復次世尊！

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無所思惟，若多若少俱無希願，能所希願及希願者皆不取著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

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見諸法有好有醜、有高有下，名真修學甚深般

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世尊！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不得勝劣，謂都不見此勝此劣，是真般若波羅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實際無勝無劣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諸佛妙法豈亦不勝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諸佛妙法不可取故，亦不可言是勝是劣，如來豈不證諸法空？」

世尊答言：「如是！童子！」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諸法空中何有勝劣？」

世尊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曼殊室利！佛法豈不是無上耶？」

「如是！世尊！一切佛法雖實無上，而於其中無法可得，故不可說佛法無上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欲任持一切佛法，不欲調伏異生法等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佛法、異生法等，不欲增長及調伏故，於一切法無分別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見諸法有可思惟、可分別者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於佛法豈不思惟？」「不也！世尊！我若見有真實佛法應可思惟，然我不見。」

「世尊！般若波羅蜜多不爲分別諸法故起，謂不分別是異生法、是聲聞法、是獨覺法、是菩薩法、是如來法。善男子等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都無所得亦無所說，謂不說有異生法性，亦不說有聲聞乃至如來法性。所以者何？此諸法性皆畢竟空、不可見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作是念：『此是欲界，

此是色界，此無色界，此是滅界。』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有法是可滅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作恩怨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爲任持一切佛法，不爲棄捨異生等法。所以者何？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佛法中不欲證得、不欲滅壞異生等法，達一切法性平等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便讚曰：「曼殊室利！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乃能說甚深法，與諸菩薩摩訶薩眾作真法印，亦與聲聞及獨覺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，令如實知先所通達非真究竟。」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聞是深法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乃至千佛種諸善根，定於無量無邊佛所種諸善根，乃能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。」

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合掌恭敬，復白佛言：「我欲更說甚深般若波羅蜜

多，唯願開許！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欲說者，隨汝意說。」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法不得是可住者，亦復不得是不可住，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緣法住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無所緣故。世尊！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取相故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現前觀諸法性相，謂於佛法尚不現觀，況菩薩法！於菩薩法尚不現觀，況獨覺法！於獨覺法尚不現觀，況聲聞法！於聲聞法尚不現觀，況異生法！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性相離故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無所分別，謂不分別是可思議、不可思議法性差別，當知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都無分別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一切法中都不見有此是佛法、此非佛法，此可思議、此不可思議，以一切法無差別性故。若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觀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順菩提故；觀一切法皆不思議，畢竟空故，是諸有情已曾親近、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，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當知過去已曾親近、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乃能如是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若能勤修，則於諸法不見雜染不見清淨；雖無所見，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時心無厭倦。」

「復次世尊！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異生、聲聞、獨覺、菩薩、佛法無差別想，了此等法畢竟空故。若能如是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

波羅蜜多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已親近、供養幾佛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已親近、供養佛數量同幻士心、心所法，以一切法皆如幻故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於佛法豈不趣求？」「世尊！我今不見有法非佛法者，何所趣求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於佛法已成就耶？」「世尊！我今都不見法可名佛法，何所成就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豈不得無著性耶？」「世尊！我今即無著性，豈無著性復得無著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不當坐菩提座耶？」

世尊！諸佛於菩提座尙無坐義，況我能坐！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皆用實際爲定量故，於實際中座及坐者俱不可得。

「曼殊室利！言實際者，是何增語？」「世尊！實際當知即是僞身增語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云何僞身可名實際？」

「世尊！實際無去無來、非真非僞，身非身相俱不可得，僞身亦爾，是故僞身即是實際。」

時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菩薩定趣菩提不復退轉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菩薩已近無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是諸菩薩現覺法性離一切分別如大菩提故。」

曼殊室利亦白佛言：「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菩薩如佛世尊堪受世間供養恭敬。何以故？於一切法覺實性故。」

時有女人名無緣慮，合掌恭敬白言：「世尊！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有情於異生法、若聲聞法、若獨覺法、若菩薩法、若如來法皆不緣慮。所以者何？達一切法都無所有，能、所緣慮俱不可得。」

爾時佛告舍利子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當知已住不退轉地，定趣菩提不復退轉。舍利子等！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歡喜、信樂、聽聞、受持，轉爲他說心無厭倦；是諸有情能爲一切真實廣大殊勝施主，能施一切無上財寶，具足布施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淨戒圓滿，具真淨戒、具勝淨戒，淨戒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淨戒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安忍圓滿，具真安忍、具勝安忍，安忍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安忍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精進圓滿，具真精進、具勝精進，精進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精進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靜慮

圓滿，具真靜慮、具勝靜慮，靜慮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靜慮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般若圓滿，具真般若、具勝般若，般若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般若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成就真勝慈、悲、喜、捨，亦能爲他宣說、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觀何義，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世尊！我於無上正等菩提尚無住心，況當欲證！我於菩提無求趣意。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我，我即菩提，如何求趣？

佛言：善哉！善哉！童子！汝能巧說甚深義處。汝於先佛多植善根，久發大願，能依無得修行種種清淨梵行。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若於諸法有所得者，可依無得修淨梵行。我都不見有法可得及無所得，如何可言能依無得修淨梵行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今見我聲聞德耶？」「世尊！我見！」

佛言：「童子！汝云何見？」

「世尊！今我見諸聲聞，非異生、非聖者，非有學、非無學，非可見、非不可見，非見者、非不見者，非多、非少，非小、非大，非已調伏、非未調伏，我如是見而無見想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問彼言：「於聲聞乘既如是見，復云何見正等覺乘？」

「大德！我今不見菩薩，亦復不見諸菩薩法。不見菩提，亦復不見趣菩提法，亦不見有趣菩提行，亦不見有證菩提法，不見有能證菩提者。我如是見正等覺乘，謂於其中都無所見。」

時，舍利子復問彼言：「汝於如來當云何見？」「大德！止！止！勿於如來大龍象王而興言論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所言佛者，是何增語？」「今問大德：所言我者，復何增語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我者但有假立名字，是空增語。」

「大德當知！佛之增語即我增語，我之與佛俱畢竟空，但隨世間假立

名字。菩提名字亦是假立，不可尋此求實菩提，菩提相空不可表示。何以故？名字、菩提二俱空故。名字空故言說亦空，不可以空表示空法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，故所言佛是空增語。

「復次大德！所言佛者，無來無去、無生無滅，無所證得、無所成就，無名、無相不可分別，無言、無說不可表示，唯微妙智自內證知，謂諸如來覺一切法畢竟空寂證大菩提，隨順世間假立名字，故稱爲佛非爲實有，若有若無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大德！如來所證微妙智慧說名菩提，成就菩提故名爲佛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，由此佛名是空增語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曼殊室利所說深法，非初學者所能了知。」

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即白具壽舍利子言：「我所說者，非唯初學不能解了，所作已辦阿羅漢等亦不能知，非我所說有能知者。所以者何？菩提之相非識所識，無見無聞、無得無念、無生無滅，不可說示、不可聽受。如

是菩提性相空寂，諸大菩薩尙未能知，何況二乘所知解了！菩提性相尙不可得，況當有實證菩提者！」

舍利子言：「曼殊室利！佛於法界豈不證耶？」

不也！大德！所以者何？佛即法界，法界即佛，法界不應還證法界。又舍利子！一切法空說爲法界，即此法界說爲菩提，法界、菩提俱離性相，由斯故說一切法空。一切法空、菩提、法界，皆是佛境無二無別，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，無言說故不可施設有爲無爲、有非有等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一切法性亦無二無別，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，無言說故不可施設。所以者何？諸法本性都無所有，不可施設在此在彼、此物彼物。

「又舍利子！若造無間，當知即造不可思議亦造實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不可思議與五無間，俱即實際性無差別。既無有能造實際者，是故無

間、不可思議亦不可造。由斯理趣，造無間者非墮地獄，不思議者非得生天；造無間者亦非長夜沈淪生死，不思議者亦非究竟能證涅槃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不可思議與五無間皆住實際，性無差別，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、非因非果、非善非惡、非招惡趣非感人天、非證涅槃非沒生死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善非惡、非高非下，無前後故。又舍利子！

犯重苾芻非墮地獄，淨持戒者非得生天；

犯重苾芻非沈生死，淨持戒者非證涅槃；

犯重苾芻非應毀訾，淨持戒者非應讚歎；

犯重苾芻非應輕蔑，淨持戒者非應恭敬；

犯重苾芻非應乖諍，淨持戒者非應和合；

犯重苾芻非應遠離，淨持戒者非應親近；

犯重苾芻非應損減，淨持戒者非應增益；

犯重苾芻非不應供，淨持戒者非定應供；

犯重苾芻非增長漏，淨持戒者非損滅漏；

犯重苾芻非不清淨，淨持戒者非定清淨；

犯重苾芻非無淨信，淨持戒者非有淨信；

犯重苾芻非不應受清淨信施，淨持戒者非定應受清淨信施。何以故？

舍利子！真法界中若持若犯其性平等，無差別故。

「又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和合者，漏盡苾芻名不和合。」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與生因合，名和合者，諸阿羅漢無如是義，名不和合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超怖者，漏盡苾芻名不超怖。」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於可怖法不生怖畏，名超怖者，諸阿羅漢知可怖法實無所有、無怖可超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得無滅忍，諸菩薩眾得無生忍。」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不樂寂滅，名得無滅忍，諸菩薩眾不見法生，名得無生忍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調伏者，漏盡苾芻名不調伏。」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未調伏故應可調伏，名調伏者，諸阿羅漢漏結已盡不復須調，名不調伏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增上心超越行者，漏盡苾芻名心下劣非超越行。」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其心高舉行違法界，名增上心超越行者，諸阿羅漢其心謙下行順法界，名心下劣非超越行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時舍利子讚曼殊室利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哉！善能爲我解密語義。」

曼殊室利報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大德！我非但能解密語義，我亦即是一切漏盡真阿羅漢。何以故？我於聲聞、獨覺樂欲皆永不起故，名漏盡真阿羅漢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頗有因緣，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亦有因緣，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謂菩提中無有少法可名無上正等菩提，然真菩提性無差別，非坐可得、不坐便捨。由此因緣，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菩提，無相菩提不可證故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無上菩提即五無間，彼五無間即此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菩提、無間俱假施設，非真實有菩提之性，非可證得，非可修習，非可現見，彼五無間亦復如是。又一切法本性畢竟不可現見，於中無覺、無覺者，無見、無見者，無知、無知者，無分別、無分別者、離相平等名

爲菩提，五無間性亦復如是。由此菩提非可證得，言可證得、修習、現見大菩提者是增上慢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今謂我是如來耶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我不謂佛是實如來。所以者何？夫如來者以微妙智證會真如，妙智、真如二俱離相，真如離相非謂真如，妙智亦然非謂妙智，既無妙智及無真如，是故如來亦非真實。何以故？真如、妙智但假施設，如來亦爾，非二、不二。是故妙智、真如、如來，但有假名而無一實，故不謂佛是實如來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非疑惑於如來耶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何以故？我觀如來實不可得、無生無滅，故無所疑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來豈不出現世間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若真法界出現世間，可言如來出現於

世，非真法界出現世間，是故如來亦不出現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謂菟伽沙數諸佛入涅槃不？」
「世尊！豈不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？」

曼殊室利！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。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今佛世尊現住世不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」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若佛世尊現住世者，菟伽沙等諸佛世尊亦應住世。何以故？一切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相故。不思議相無生無滅，如何諸佛有入涅槃？是故，世尊！若未來佛當有出世，一切如來皆當出世；若過去佛已入涅槃，一切如來皆已滅度；若現在佛現證菩提，一切如來皆應現證。何以故？不思議中去、來、現在所有諸佛無差別故。然諸世間迷謬執著種種戲論，謂佛世尊有生有滅，有證菩提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所說法，唯有如來、不退菩薩、大阿羅漢所

能解了，餘不能知。何以故？唯如來等聞是深法，如實了達不讚不毀，知心、非心不可得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皆悉平等，心及非心俱不可得，由此於法無讚無毀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於是深法誰當讚毀？」

佛言：「童子！愚夫異生彼如是心非實心性，同佛心性不可思議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愚夫異生心、非心性，同佛心性不思議耶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何以故？佛、有情心及一切法，皆悉平等、不思議故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佛、有情心及一切法，若皆平等、不可思議；今諸聖賢求涅槃者，勤行精進豈不唐捐？所以者何？不思議性與涅槃性既無差別，何用更求？若有說言此異生法、此聖者法有差別相，當知彼人未曾親近真淨善友，作如是說，令諸有情執二法異，沈淪生死不得涅槃。」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汝願如來於有情類最爲勝不？世尊！若有真實有情，

我願如來於彼最勝，然有情類實不可得。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汝願佛成就不思議法耶？世尊！若有不思議法實可成就，我願如來成就彼法，然無是事。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汝願如來說法調伏弟子眾不？

「世尊！若有說法調伏真如法界，我願如來說法調伏諸弟子眾，然佛世尊出現於世，於有情類都無恩德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類皆住無雜真如法界，於此界中異生、聖者、能說、能受俱不可得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願如來是世無上真福田不？」曼殊室利白言：

「世尊！若諸福田是實有者，

我亦願佛於彼無上，然諸福田實不可得，是故諸佛皆非福田、非非福田，以福、非福及一切法性平等故。

然世間田能無盡者，世共說彼名無上田，諸佛世尊證無盡福，是故可說無上福田。

又世間田無轉變者，世共說彼名無上田，諸佛世尊證無變福，是故可說無上福田。

又世間田用難思者，世共說彼名無上田，諸佛世尊證難思福，是故可說無上福田。諸佛福田雖實無上，而植福者無減無增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佛福田相不可思議，若有於中而植福者，即便能了平等法性，達一切法無減無增，故佛福田最爲無上。」

爾時，大地以佛世尊神力、法力六返變動。時，眾會中有十六億大苾芻眾，諸漏永盡心得解脫；七百苾芻尼、三千鄔波索迦、四萬鄔波斯迦、六十俱胝那庾多數欲界天眾，遠塵離垢生淨法眼。

時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白言：世尊！何因何緣，今此大地六返變動？

爾時佛告阿難陀言：「由妙吉祥說福田相，我今印許故現斯瑞。過去

諸佛亦於此處說福田相令大地動，故於今時現如是事。」

曼殊室利分 之二

爾時，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曼殊室利不可思議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所說法相不可思議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之所說實難思議，誠如具壽舍利子說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我所說法不可說可思議，亦不可說不可思議。所以者何？不可思議、可思議性俱無所有，但有音聲，一切音聲亦不可說不可思議、可思議性，以一切法自性離故。作是說者，乃名爲說不可思議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今現入不可思議三摩地耶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不現入此三摩地。所以者何？我都不見此三摩地性異於我，不見有心能思惟我及此定故。不可思議三摩地者，心、非心性俱不能入，云何可言我入此定？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昔初學作意現入此三摩地，非於今時復更作意現入此定。如善射夫初學射業，注心粗的方乃發箭，久習成就就能射毛端，不復注心在彼粗的，隨所欲射發箭便中；如是我先初學定位，要先繫念在不思議，然後乃能現入此定，久習成就，於此定中不復繫心任運能住。所以者何？我於諸定已得善巧，任運入出不復作意。」

時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觀此曼殊室利童子未可保信。所以者何？於此定中似不恒住，然無餘定微妙寂靜同此定者。

曼殊室利便白具壽舍利子言：「大德！寧知更無餘定寂靜同此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豈更有定寂靜同此？」

曼殊室利報言：「大德！若此可得，可言餘定寂靜同此，然不可得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曼殊室利！豈今此定亦不可得？」

「大德！此定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謂一切定，可思議者有相可得，不思議者無相可得，此定既曰不可思議，是故定應實不可得。又，舍利

子！不思議定，一切有情無不得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心性皆離心性，離心性者皆即名為不思議定，故有情類無不得者。」

佛讚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曼殊室利！汝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、久發大願，所修梵行皆依無得，發言皆說甚深義處。曼殊室利！汝豈不以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一切時說甚深義？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若我由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說，便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，若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，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有所住，若深般若波羅蜜多有所住者，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以我想及以有想為所住處，然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二想、住無所住。如諸佛住微妙寂靜，無起、無作、無動、無轉以為所住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有法、不住無法，故此所住不可思議。」

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不現行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不思議

界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、我界、法界無二無別，無二無別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不現行界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無所有界，無所有界當知即是無生滅界，無生滅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與如來界、我界、法界無二無別。

是故世尊！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於大菩提更不求證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菩提故。世尊！若有實知我界即知無著，若知無著即知無法，若知無法即是佛智，佛智即是不思議智，當知佛智無法可知，名不知法。所以者何？此智自性都無所有，無所有法云何能於真法界轉？此智自性既無所有即無所著，若無所著即體非智，若體非智即無境界，若無境界即無所依，若無所依即無所住，若無所住即無生滅，若無生滅即不可得，若不可得即無所趣，既無所趣，此智不能作諸功德，亦復不

能作非功德。所以者何？此無思慮我作功德、作非功德。無思慮智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即是佛智，是故此智於一切法無取不取，亦非前際中際後際、非先已生非先未生，無出無沒、非常非斷，更無餘智類此智者。由是此智不可思議，同於虛空不可比類，無此無彼、非好非醜；既無餘智類此可得，是故此智無等、不等，由此故名無等等智；又無餘智對此可得，是故此智無對、不對，由此故名無對對智。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妙智不可動耶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妙智性不可動。如鍛金師燒鍊金璞，既得精熟秤量無動；此智亦爾，久修成熟，無作無證、無生無盡、無起無沒，安固不動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誰能信解如是妙智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若能不行般涅槃法，於生死法亦能不行，於薩迦耶行寂滅行，於般涅槃行無動行。不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亦非不

斷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三毒自性遠離，非盡不盡；有生死法不起不墮，於諸聖道不離不修。彼於此智能深信解。」

佛讚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哉！善說此事。」

爾時，具壽大迦葉波前白佛言：「當來之世，誰能於此法毘奈耶甚深義趣信解修學？」

佛告具壽大迦葉波：「今此會中苾芻等眾，當來之世，於此所說法毘奈耶甚深義趣，能生信解聽受修學，亦能爲他演說流布。如大長者失無價珠，苦惱纏心愁憂不樂，後時還得踊躍歡喜。今此會中苾芻等眾亦復如是，聞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解修學；後不聞說如是法門，苦惱纏心愁憂不樂，咸作是念：『我等何時當更得聞如是深法？』後時若得聞此法門，踊躍歡喜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即爲見佛親近供養。』如圓綵樹胞初出時，三十三天踊躍歡喜：『此樹不久花必開敷、香氣氤氳，我等遊集。』苾芻等眾亦復如是，聞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受修行應生歡喜，一切

佛法不久開敷。

「飲光當知！未來之世苾芻等眾若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解修行心不沈沒，必於此會已得聽聞，歡喜受持、演說流布，當知彼類由聞是法，歡喜踊躍信受修行，不久開敷一切佛法。如來滅後，若有受持、演說、流布此經典者，當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護令彼事成。」

「飲光當知！若有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，彼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，已得聽聞，非適今也！如穿珠者，忽然遇得無價末尼，生大歡喜，當知彼類曾見此珠，故生歡喜，非今創見。如是當來諸苾芻等，深心愛樂聽聞正法，忽遇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聽聞、信受、修學，當知彼類已於往昔無量佛所曾聞是經，非於今時創聞能爾。」

「飲光當知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踊躍、樂聞無厭，數復慇懃重請演說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過去已從曼殊室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、信解、修學，亦曾親近曼殊室利供

養恭敬，故能如是。譬如有人遇入城邑，其中一切園林、池沼、舍宅、人物無不悉見；後至餘處，聞人讚說此城邑中所有勝事，深生歡喜請其重說，若更得聞倍復歡喜，彼由往昔皆曾見故。如是當來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樂聞嘗無厭足，慇懃固請重說深義，聞已讚歎倍生歡喜，當知此等皆由往昔已曾親近曼殊室利，供養恭敬聽受斯法，故於今時能成是事。」

爾時，具壽大迦葉波便白佛言：如來善說現在、當來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解修行諸行、狀、相。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我已善說彼行、狀、相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現在、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、狀、相，當知即非諸行、狀、相，以所聞法微妙寂靜，諸行、狀、相皆不可得，云何如來作如是說：我已善說彼行、狀、相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現在、當來善男子等

聞是深法諸行、狀、相，彼實皆非諸行、狀、相，以所聞法微妙寂靜，諸行、狀、相皆不可得。然彼聞說甚深法時，歡喜受持、信解、修學，必於過去已曾得聞歡喜受行，故能如是，此行、狀、相依世俗說，非勝義中有如是事。曼殊室利當知！顯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即為顯了一切佛法，通達真實不思議事。曼殊室利！我本修學菩薩行時所集善根，皆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得成滿。欲住菩薩不退轉地，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亦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成辦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集菩薩所集善根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住菩薩不退轉地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通達一切法界平等之相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了知一切有情心行平等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疾證得一切佛法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能現覺諸法祕密義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何以故？所覺諸法及能覺者不可得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諸佛法祕密義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何以故？所證佛法及能證者不可得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得無上正等菩

提相好威儀無不具足祕密義趣，

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證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及能證者不可得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成一切功德不能化導一切有情祕密義趣，

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及諸如來不可得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礙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少真實若淨若染，生滅等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諸法非去、來、今及無爲相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去、來、今及無爲故，諸法皆入真法界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疑惑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能三轉、十二行相無上法輪，及於其中都無執著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得慈心普覆一切，而於其中無有情想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與世間同入法性無諸諍論，而於世間及諸諍論都無所得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遍了達處、非處境都無罣礙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得如來力、無畏等無邊佛法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即白佛言：「我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無

相、無爲，無諸功德，無生、無滅，無力、無能，無去、無來，無入、無出，無損、無益，無知、無見，無體、無用，非造作者，亦不能令諸法生滅，不令諸法爲一、爲異，無成、無壞，非慧、非境，非異生法、非聲聞法、非獨覺法、非菩薩法、非如來法，非證、不證，非得、不得，非盡、不盡，不入生死、不出生死，不入涅槃、不出涅槃，於諸佛法不成、不壞，於一切法非作、不作，非可思議、不可思議，離諸分別、絕諸戲論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都無功德，云何如來勸有情類精勤修學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所說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真實功德，善男子等若如是知，此即名爲真實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復次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菩薩勝三摩地，欲成菩薩勝三摩地，欲住如是三摩地中，見一切佛，知佛名字，及見如是諸佛世界，能證、能說諸法實相無障、無礙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晝夜精勤勿生厭倦。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何故名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無相、無名，無邊、無際，無歸依處，非思量境，非罪、非福，非暗、非明，如淨虛空等真法界，分齊、數量都不可得。由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故名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甚深行處，若諸菩薩能行是處，於諸境界悉能通達，如是行處非一切乘之所行處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行處無名、無相、非所分別，是故名爲非所行處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諸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懈倦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云何名爲一相莊嚴三摩地？諸菩薩衆云何修行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爲莊嚴，是故名爲一相莊嚴三摩地。若菩薩摩訶薩欲入如是勝三摩地，先應聽聞、請問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然後能入此三摩地。

曼殊室利！若菩薩摩訶薩不動法界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、不可思議、不可戲論，如是能入一相莊嚴三摩地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，應處空閑離諸誼雜，結跏趺坐不思眾相，爲欲利樂一切有情，於一如來專心繫念，審取名字、善想容儀，隨所在方端身正向。相續繫念此一如來，即爲普觀三世諸佛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！一佛所有無量無邊功德、辯才等一切佛，三世諸佛乘一真如證大菩提無差別故。

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精勤修學，得入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普能了達無量無邊殞伽沙等諸佛法界無差別相，亦能總持無量無數殞

伽沙等諸佛、菩薩已轉、未轉無上法輪。如阿難陀多聞智慧，於諸佛教得念總持，聲聞衆中雖最爲勝，而所持教猶有分限。若得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多聞智慧、念總持力不可思議，普能受持無量無數殞伽沙等諸佛、菩薩無上法輪，一一法門皆能了達甚深義趣，宣說、開示，辯才無盡，勝阿難陀多百千倍。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云何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？」

佛言：「童子！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精勤修學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常作是念：『我當云何能普通達諸佛法界，受持一切無上法輪，與諸有情作大饒益？』由斯得此三摩地時，便獲無邊功德勝利。曼殊室利！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先聞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德，發勤精進繫念思惟，如如思惟此定功德，如是如是功德相現；既見此相如先所聞，深生歡喜轉勤修習，漸次得入此三摩地，功德勝利不可思議。若諸有情毀謗正法，不信善惡、業

障重者，彼於此定不能證得。

「曼殊室利！譬如有人遇得寶珠，示治寶者言：『我此寶價直無量，然其形色未甚光鮮，汝當爲我如法磨瑩，但令鮮淨勿壞形色。』其治寶者隨彼所言，依法專心如磨瑩，如是如是光色漸發，乃至究竟映徹表裏，既修治已價直無量。曼殊室利！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漸次修學此三摩地亦復如是，乃至得此三摩地時，便獲無邊功德勝利。曼殊室利！譬如日輪普放光明作大饒益，如是若得一相莊嚴三摩地時，普照法界，亦能了達一切法門，爲諸有情作大饒益，功德勝利不可思議。

「曼殊室利！如我所說種種法門皆同一味，謂遠離味、解脫味、寂滅味，無所乖違。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時，所演法門亦同一味，謂遠離味、解脫味、寂滅味，無所乖違。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時，隨演法門辯說無盡，速能成滿菩提分法。是故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不見法界種種差別及一相者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忍菩薩法不應修行，忍大菩提不應求趣，達一切法本性空故，彼此忍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信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聞一切空心不驚疑，由此因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諸法無不皆空，心不迷悶亦無疑惑，彼於佛法常不捨離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聞是語已即白佛言：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，定由因緣而證得不？」

佛言：「不爾！」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，不由因緣而證得不？」

佛言：「不爾！所以者何？不思議界不由因緣及非因緣而可證得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當知即是不思議界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聞如是說心不驚怖；我說彼於無量

佛所，已發大願、多種善根，是故苾芻、苾芻尼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驚疑亦不迷悶，彼為真實隨佛出家。若近事男、近事女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驚疑亦不迷悶，彼為真實歸佛、法、僧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，不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彼不名為真實修學菩薩乘者。曼殊室利！譬如世間卉木、叢林、藥物、種子，一切皆依大地生長；如是菩薩世、出世間一切善根及餘勝事，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長。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法，皆於無上正等菩提隨順證得無所乖諍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聞佛所說，便白佛言：「此瞻部洲當來之世，於何城邑聚落處所演說、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人多信受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今此眾中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，信受修行，歡喜發願：『願我當來隨所生處，常聞般若波羅蜜多。』隨彼當來所生之處，宿願力故，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演說、開示人多信受。曼

殊室利！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踊躍深信受者，我說彼類久植善根，乘宿願力乃能如是。曼殊室利！有欲聽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汝應告言：『善男子等！隨意聽受勿生驚怖，疑惑、不信反增謗毀。』今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不顯有法，謂不顯有若異生法、若聲聞法、若獨覺法、若菩薩法、若如來法成壞可得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若有苾芻、苾芻尼等來至我所，作是問言：『云何如來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』我當答言：『佛說諸法無違諍相。所以者何？都無有法能與法諍，亦無有情於佛所說能生信解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類都不可得。』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當告彼：『如來常說諸法實際。所以者何？諸法平等，無不皆是實際所攝，此中不說阿羅漢等能逮勝法。所以者何？阿羅漢等所證得法與異生法無差別相。』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當告彼：『佛所說法，不令有情於般涅槃已、正、

當得。何以故？以諸有情畢竟空故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善男子等來至我所，作是問言：『仁與如來嘗所談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請爲說之，今希聽受！』我當告彼：『汝等欲聞，勿起聽心，勿專繫念，當起如幻如化等心，如是乃能解我所說。汝等若欲聽我法者，當起是心：『今所聞法如空鳥跡、如石女兒。』如是乃能聽我所說。汝等若欲聞我法者，勿起二想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說法遠離二想。汝等今應不壞我想、不起諸見，於諸佛法無所希求，異生法中不樂遷動。何以故？二法相空，無取捨故。』」

「世尊！諸有請我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我先如是教誡教授，以無相印印定諸法，令求聽者離取著心，然後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。」

佛讚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能善說我所說法及說方便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

欲見如來，欲親近佛供養恭敬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若諸有情欲請諸佛爲大師者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若諸有情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或不欲證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得善巧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自在起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所以者何？諸三摩地要知諸法無生無滅、無作無爲方自在起。何以故？達諸法空無罣礙故。

若諸有情欲達諸法皆有出離，無有一法無出離者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若諸有情欲達諸法但假施設無真實者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若欲了知諸有情類雖趣無上正等菩提，而無有情趣菩提者亦無退沒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何以故？達一切法即菩提故。

若欲了達一切有情行菩提行，無不行者亦無退沒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

波羅蜜多。

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是諸法實性，一切有情皆行諸法，無捨法者，諸行皆空，故無退沒。

若欲了達一切法性即是菩提，一切菩提即是法界，此即實際，實際即空，心無退沒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曼殊室利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顯示諸佛難思作用饒益有情，亦是如來所遊戲處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示現，不可宣說，是無墮法；唯有如來如實覺了，方便善巧爲有情說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有苾芻、苾芻尼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下至受持一四句頌爲他演說，定趣菩提住佛境界，況能如說而修行者！當知是人墮惡趣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，亦不驚怖，歡喜信受，當知此輩於諸佛法定當證得，一切如來皆所印可，開許

領受爲弟子眾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信受如來無上法印，謂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獲無量福。如是法印，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共所護念，諸阿羅漢、菩薩、智者及諸天神皆共守衛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此印所印，超諸惡趣、聲聞、獨覺，定當證得無上菩提。」

時，天帝釋即與無量三十三天諸天子等，各取種種天妙花香、嗝鉢羅花、拘某陀花、鉢特摩花、奔荼利花、微妙音花、妙靈瑞花、栴檀香末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多，奉散如來、曼殊室利、一切菩薩及聲聞等；復奏種種天諸音樂，歌讚妙法而爲供養；復發願言：「願我等輩常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！」

時，天帝釋復發願言：「願瞻部洲諸有情類，常聞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受持、成辦佛法！我等天眾常衛護之，令受持者無諸留難。諸有情類少用功力而得聽聞、受持、讀誦，當知皆是諸天威力。」

爾時，佛讚天帝釋言：天主！汝今能發是願，若有聞此歡喜受持，於諸佛法定能成辦，疾趣無上正等菩提。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唯願如來以神通力，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一切。」

佛時即現大神通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、大地六反震動；復現微笑，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此即如來現神通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之相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我以神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，令久住世饒益有情。諸佛世尊說勝法已，法爾皆起大神通力，護持此法令住世間，使諸天魔不能得便，諸惡人輩不能謗毀，一切外道深心怖畏。若有精勤學此法者，一切障難無不殄滅。」

時，薄伽梵說是經已，一切菩薩摩訶薩眾，曼殊室利而爲上首，及苾

芻等四部大眾，天、龍、藥叉、阿素洛等一切眾會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、信受奉行。